

中坚时代
ZHONG JIAN DAI

新力量原创小说大系

神 妈

李师江◎著

ARCTIME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中坚代
ZHONG JIAN DAI

新力量原创小说大系

神妈

李师江 ◎ 著
SHEN MA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神妈/李师江著. 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 2015. 1

(新力量原创小说大系)

ISBN 978-7-5396-5168-2

I. ①跋… II. ①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251595 号

出 版 人: 朱寒冬

丛书策划: 朱寒冬

责任编辑: 姜婧婧

装帧设计: 许含章 张诚鑫

出版发行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.press-mart.com

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.awpub.com

地 址: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: 230071

营 销 部: (0551) 63533889

印 制: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(0551) 6585955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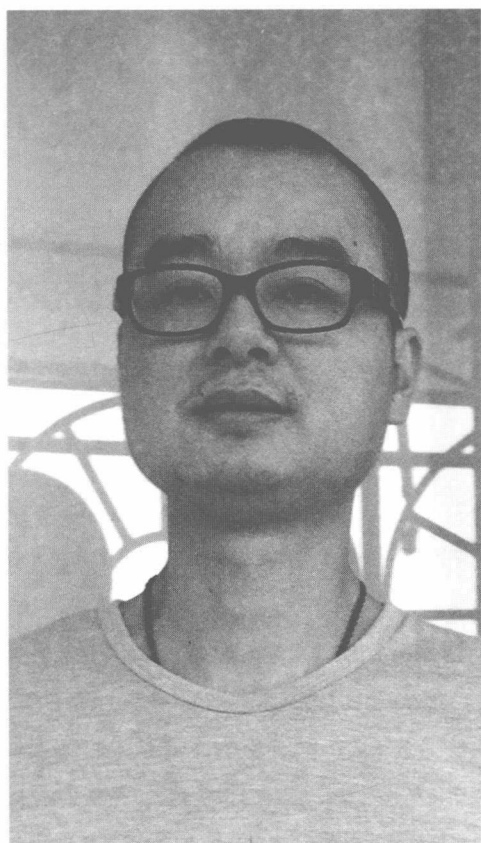
开本: 880 × 1230 1/32 印张: 11.25 字数: 290 千字

版次: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30.00 元(精装)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

李师江,1974年生于福建宁德,1997年毕业于北师大中文系。目前专职写作。

2005年出版长篇小说《逍遥游》,获得2006年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最具潜力新人奖。2007年推出表现闽东乡村的长篇力作《福寿春》(人民文学出版社),获得“全国十大好书”称号。2010年推出自传性长篇小说《中文系》(人民文学出版社),获得《当代》文学奖。另外曾出版《比爱情更假》《肉》《她们都挺棒的》等作品,著有长篇小说《福州传奇》,小说集《老人与酒》,历史长篇传记小说《曹操:我这一辈子》《和坤:帝王心腹》。部分作品被译为英、法、日等多种文字行销海外。

目 录

第一章 / 001

第二章 / 007

第三章 / 013

第四章 / 021

第五章 / 033

第六章 / 056

第七章 / 069

第八章 / 082

第九章 / 099

第十章 / 118

第十一章 / 144

第十二章 / 161

第十三章 / 190

第十四章 / 212

第十五章 / 242

第十六章 / 264

第十七章 / 282

第十八章 / 299

第十九章 / 326

第一章

“你傻了吧，其实这个世界是由女人主宰的。”

马丁在摊前买了两斤羊肉，仔细地观察羊肉的注水比例，这时一个掠过他身边的长发中年瘦子突然说了这句话。马丁一惊，连羊肉也忘了拿，紧追上前问道：“大哥，你在跟我说话吗？”

“不能主宰的人生就必须忘却自我，你瞎折腾没用。”长发瘦子继续旁若无人道。马丁从侧面看到他面色苍白、喉结突出。

“大哥，你停一下，你是在跟我探讨人生吗？”马丁真诚地问道。

“权力的欲望落在蚂蚁身上，它也能建立一个王国，纵使大象也是臣民。”苍白的瘦子举起他苍白而肮脏的手，配合着语气在空气中有力地挥动，好像对着泱泱听众。

马丁终于赶上他，正面拦住道：“大哥，你刚才的话题我很感兴趣，我们能不能探讨一下？”

瘦子停顿片刻，根本不正眼瞧马丁，伸出长手一拨，把马丁拨开，继续朝前走，道：“我跟人类没有共同语言。”

马丁道：“大哥，求求你跟我说句话，就一句！”

“上帝没空的时候，我才管管人类。我很忙。”瘦子摇摇头，坚定快步地往前走，在他面前俨然是一条金光大道，凡人不能阻止。

卖肉的大姐提着羊肉赶过来，看见马丁六神无主的样子，劝道：“他不会理你的。他每天都在菜市场穿过，说着谁也不懂的话，傍晚的时候会过来捡剩菜叶吃。”

马丁吐了一口气，遗憾地叹道：“哎，我真的很想跟他请教一下。”

“他除了是个疯子，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。大兄弟，你有什么难题，还不如问我呢！”大姐笑着，把羊肉递给马丁。

“你说，到底是当人好还是当狗好？”马丁接过羊肉，缓缓问道。

大姐瞬间变了脸色，突然把羊肉抢过来，道：“你说这话到底什么意思？”

马丁怔住了，不知道哪里得罪了大姐：“我的意思就是，到底是过人的生活好呢还是过狗的生活好？”

大姐脸色略微缓和：“你确定不是在讽刺我挂羊头卖狗肉？”

“哦，我怎么敢。况且，你怎么可能会卖狗肉呢，这明明是羊肉嘛！”马丁指天发誓道。他太怕得罪女人了。

大姐微微冷笑。她的狗肉全都抹上了羊肉精，膻味比一般

的羊肉要浓，量这个戴眼镜的书呆子是没法看穿的。

“你问我当人好还是当狗好？当然是当人好了，当狗的话，最终是要被人杀掉的！”大姐很自信地分析道。

“不，是那种可以被主人宠爱的，可以安全终老的狗！”马丁解释道。

“如果有这种狗命的话，还是可以考虑的。不过你如果当狗的话，不觉得吃屎很没面子吗？”大姐考虑到尊严这个问题了。

“不用，专门吃狗粮，超市里买的，当然偶尔也吃人吃的饭菜。总之，绝对不吃屎。”

“即便不吃屎，当狗也很没面子呀，至少没有尊严。”大姐摊开双手，提出一个上档次的概念，表明自己虽然是卖肉的，考虑的也是知识分子层次的问题。

“尊严是什么？”马丁疑惑地问道。

“啊，你不知道尊严是什么，你是不是知识分子？”大姐比马丁更疑惑了。

“我……还算有知识，有文凭，靠笔杆子吃饭，但真的不知道尊严到底是动物还是植物还是蛋白合成……”

“尊严是一种无色无嗅看不见摸不到的东西。说它是东西，其实不是东西，说起来有点像空气，说有呢它看不见，说没有呢可又不能缺了它……”

“大姐，你这么绕来绕去，把我搞糊涂了。我就问你点通俗易懂的，尊严多少钱一斤？”

“哎，尊严不是论斤卖的，市场上也没有……”

“那你就说说尊严有什么用？”

“要说用处嘛，其实也没什么用处，这年头有尊严的人总是格格不入，没有尊严的人倒是能上能下如鱼得水……”

“大姐，你在向我推销一种既无用又没有价钱的东西，这不是耽误我的时间吗？”马丁严肃道。

“大兄弟，你听我说完，我们可以没有尊严，我们有尊严也是被践踏成屎了。但你不一样，你是知识分子，知识分子还是要讲究点，要不然这个社会……”

“大姐，我们知识分子招谁惹谁啦，大家都不要的东西非要我们揽在身上当宝贝，你当我是傻子，当我是捡垃圾呀，我们也要生活呀！”马丁被激怒了，像个泼妇一样骂骂咧咧起来。

“不，你错了。”大姐用手在空中一挥，斩钉截铁道，“其实，尊严是有价值的，你看，我卖的羊肉就是有尊严的羊肉，一斤三十块，你二十九块我就是不卖，这就是尊严，懂不？！”

“大姐你要是这么说我就要跟你掰扯掰扯了，免得你以为我没文化。这块羊肉已经没有生命了，卖多少钱关它屁事，我倒可以肯定的是这只羊是没有什么尊严，任人宰割。所以，如果要讨论这个话题的话，我们应该讨论羊而不是羊肉。”

大姐愣了半天，点点头道：“你这么说也有道理。不过这只狗……哦不，这只羊的命运问题，好像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，因此我更关心的是你的尊严，你不能没有尊严，不能任人宰割，你

是知识分子,是这个社会的良心,是我们的希望,所以你一定要明白,你有没有尊严……”

“啊,大姐,饶了我吧,我的脑袋快炸了。关于尊严的问题,我还是回去问问我妈妈吧!你就回答我,撇开尊严不说,当人好还是当狗好?”

大姐盯着马丁道:“你真的想了解这个问题?”

“啊,太需要了,这是当务之急呀!”马丁急切道。

大姐点点头,道:“你过来。”马丁凑过去,大姐从案上取了一把厚实的菜刀,照着马丁的天灵盖就是一下。还好没有一刀劈下来,只是用刀身拍了下马丁的天灵盖。马丁一激灵,顿时觉得开了窍。转头望去,情景大变,只见市场上原来乌泱泱的人群中多出了许多只狗。它们都穿着花花绿绿的衣服,因此这些狗显得不伦不类、滑稽可笑。有些狗正在讨价还价,狗爪子摇来摇去;有的狗推着自行车,车篮子里有买好的菜,正人模狗样地回家;还有一些正在争执吵架的狗,张嘴咆哮,露出獠牙,介于狼与狗之间;有些达成交易的狗,充满媚笑,两眼成一线,更像狐狸。

马丁被这一幕壮观的景象惊呆了,张着嘴巴,眼睛一眨不眨。

大姐又用菜刀往他天灵盖一拍,道:“给你开了天眼,就看上瘾了还!”

马丁被一拍,又一激灵,只一眨眼睛,周围又恢复成人来人往的样子。马丁拼命眨眼睛,那狗来狗往的一幕,还是消失了。

大姐冷笑道：“怎么样，找到答案了吗？”

马丁一瞬间热泪盈眶，使劲地点着头，哽咽道：“嗯，谢谢你，大姐，我将不再感到孤单！”

马丁朝大姐深深鞠了一躬，提着散发着羊膻味的狗肉，茫然地向菜市场深处走去。

这一年马丁刚刚三十，他觉得已经活了太长时间了。

第二章

五十五岁那年，林爱凤干了一件助人为乐的事。同一办公室的小刘小日子过得紧，孩子三岁，下学期就要上幼儿园，每天发愁学费呀、给老师送礼呀，这呀那呀。林爱凤热心肠，就问她还有多少积蓄。她说整个家当就剩一万块。林爱凤道，那你交给我，到九月份孩子上学，给你整到两万。

当时是牛市，林爱凤虽然投资不多，但每日里都噌噌往上涨，赚钱就跟捡豆子一样容易。小刘不懂炒股，但每日里听林爱凤的股经，对她颇有信心。一万块进去，几日便打了鸡血似的可劲儿往上涨，林爱凤每日报喜邀功，一时间在单位“炒”名远扬。

五月份大盘下跌，林爱凤受到挫折，小刘想解套，林爱凤觉得这么做太影响斗志了，斩钉截铁道：“放心，奥运会之前崩盘，政府也不让呀，你不相信我但也不能不相信政府呀！”小刘虽然谨慎，但有政府撑腰，胆儿也肥了，挺住。

小刘的一万块钱最高时涨到一万八，到了六月初只剩下八千，小刘觉得政府好像不太管股票的事，哀求林爱凤把八千割肉

出来。林爱凤听从了，但觉得面子丢得很大，又对不起小刘夫妇，加上自己也损失惨重，情绪由亢奋的顶峰啪地跌落，颓了。

林爱凤办了退休手续。本来她还想跟领导请求返聘，但是领导和蔼地道：“你看现在编制人员这么多，局长手里还有纸条，九月份要进来一个大学生，还是让年轻人多锻炼，你回去享福吧。”

林爱凤恋恋不舍地告别了她的出纳生涯。

退休回家后，林爱凤一直觉得有一件事未了，像一粒沙子搁在心里，摸不着具体位置。她有时候愣愣地在家里想，白天吃完饭后想，晚上睡不着时也想，想把这粒沙子摸出来。无奈，沙子太细小了，能感觉到，但摸不到，这可真让人着急。有时候她想，要是老伴在就好了，他虽然是寡言的人，但说出的话准当，自己有想不通的事，他那么一沉思，往往迎刃而解。只可惜呀！有时候她发现自己会喃喃自语，其实是在臆想和他说话。他能够听得到吗？

有一天晚上，她看到央视经济频道播出的股市报道，便赶紧转台，因为她现在已经不关心股市了，对自己被套牢的几万块钱也不闻不问，就如对待一个被判了无期徒刑的亲人，多一点消息徒增一点烦恼。在她转台的瞬间，灵光乍现，她突然摸到了那一粒沙子。

第二天，她揣了两千块现金，到单位找到小刘，道：“本来想帮你给孩子赚点学费，结果还让你折本，这两千块补差你得拿

着，要不然我觉得对不住你们两口子。”小刘噌地站起来，道：“哪有这样的事，炒股本来就是风险投资，愿赌服输，哪能怪你呢。”两人推来推去，像玩太极兼相扑，斗了三五个回合，林爱凤毕竟年纪大，喘着气愤怒道：“告诉你，你得替我想想，这事没了结，我几天都睡不好觉，你忍心让我受折磨吗？”其他同事看见一老一少这么肉搏下去，于心不忍，便劝小刘：“你先拿着，回头再说。”小刘道：“行行，先放我这儿，但绝对不能收的。”

第一轮战罢，占了上风，林爱凤舒了一口气。她在熟悉的各个部室转了一圈，通报了自己此行的目的和战况，得到同事们的激赏，心满意足。出了单位在路上吃了一份五块钱的快餐，米饭和汤可以自助添加，吃得老板几乎没有赚头，欣然回朝。

下班后小刘摸到林爱凤家，死要把两千块钱还了。小刘动情道：“凤姐，你对我好，这我怎么能不知道呢？从我到单位开始，你教我做账，教我跟领导搞好关系，出了问题你来补漏，手头紧你也替我考虑，你这样做我都感激不尽了，哪能再让你替我赔钱。你说，我把两千块钱拿回家，我们两口子睡得着吗？我们花得出去吗？！我们日子是过得拮据，但我们年轻，你们那时候比我们苦多了不是，都能扛过来，我们怎么就不能扛呢？有你这份爱护，我们就够了，比多少钱都值得。”说得林爱凤又满足又伤感。林爱凤抹着泪道：“可是你不要，我老觉得欠着你们一家三口，想着当初是怎么跟你夸下海口的，我不安呀。”小刘道：“真的，你不欠我，要说欠也是上市公司欠我们，您把上市公司的债

背在自己身上,那能不累吗?您以后花钱的地方多了,别替我们考虑。”

第一回是肉搏,这第二回是舌战。小刘有备而来,占了上风,临走时通过一番不算激烈的散打,小刘把装着两千块的信封搁在桌子上。小刘出门后,林爱凤抹着泪自语:“这孩子,多懂事,只恨没勇气开口认她做干闺女。”

次日早晨,林爱凤起床后,想起要把这笔钱存进银行,突然发现信封不翼而飞。昨晚搁在桌子上后自己就没动过呀。她心里扑通一声,又把抽屉各处找了找,确信是丢了。她突然一阵慌乱,摸起了电话。

马燕正要出门上班,在手机里听了此事,道:“妈妈,那你再找找,看看有没有塞到什么地方忘了,或者有没有被老鼠拖到哪里去了。等我中午过来看看。”

林爱凤道:“不,我确信是被人拿走了!你马上过来,要不然我心乱糟糟的,老觉得屋里头疼得慌。”

马燕劝道:“可是我怕迟到呀,你再慢慢找找?”

“你怕迟到,你不怕你妈吓出心脏病吗?我现在心里咚咚咚地发闷!”

马燕只好绕道四站地,把单车停在楼下,急步上楼。毕竟她是教数学的,逻辑比较清晰,看了看周遭情形,问道:“昨晚你这个窗户关了吗?”

林爱凤转头看了阳台的窗户,道:“没关呀,昨晚天儿太